

# 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刘奇勤<sup>1</sup>, 武厚<sup>2</sup>, 刘明砚<sup>1</sup>

1.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昌 330022; 2. 南昌工程学院

**【摘要】** 目的 对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the Stat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S-DERS)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进行检验,为制定适合中国大学生的情绪调节问卷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法,抽取南京市某高校 421 名大学生进行 S-DERS、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BDI-II-C)、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筛查量表(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Scale, CSMHSS)调查。结果 S-DERS 中文修订版共 15 个题目,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了情绪状态接受度、情绪状态清晰度、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 4 个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量表 4 因子结构的有效性( $\chi^2 = 122.15, df = 84, \chi^2/df = 1.45, P < 0.01, NFI = 0.91, NNFI = 0.96, CFI = 0.97, PNFI = 0.73, RMSEA = 0.046, SRMR = 0.052$ )。S-DERS 与 BDI-II, S-AI, T-AI, CSMHSS 均呈正相关( $r$  值分别为 0.615, 0.610, 0.584, 0.421,  $P$  值均  $< 0.01$ )。总量表及情绪状态接受度、情绪状态清晰度、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 4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alpha$  系数分别为 0.827, 0.806, 0.822, 0.859, 0.867;间隔 3 周后总量表及 4 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97, 0.539, 0.615, 0.747, 0.642。结论 S-DERS 中文修订版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关键词】** 情绪;精神卫生;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95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7)10-1571-04

情绪调节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sup>[1]</sup>和自伤行为<sup>[2]</sup>等。情绪调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相关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情绪调节的定义<sup>[3]</sup>。Gross<sup>[4-5]</sup>认为,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何时发生、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情绪调节临床概念化的研究应用于精神病理学许多领域,包括物质滥用障碍、焦虑障碍、进食障碍、人格障碍等<sup>[6-7]</sup>。Gratz 等<sup>[8]</sup>提出了情绪调节的多维度概念化,编制了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DERS)<sup>[9-10]</sup>。

有研究得出,虽然特质倾向测量提供信息是关于个体在某一方面总体的倾向,但忽视了随着时间的潜在变化以及各种情境因素的潜在影响<sup>[11-14]</sup>。负性情绪调节困难状态伴随各种不适应行为的发生,如进食障碍、自我伤害、物质滥用等<sup>[15]</sup>。基于情绪状态评估情绪调节困难,将会在心理治疗和精神病理学等领域有重要应用<sup>[16]</sup>。对此,国外情绪调节困难状态量表(Stat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S-DERS)提供了相关开发和初步验证<sup>[17]</sup>。

本研究将该量表扩大了群体应用范围,检验该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情况。由于本土化的差

异,我国大学生主要的情绪问题是焦虑、抑郁等<sup>[18]</sup>。Pascual-Leone 等编制情绪调节测量亚型—情绪调节复杂性量表中<sup>[19]</sup>,临床组(焦虑抑郁个体)和正常组被试均施测贝克抑郁量表和状态(Bee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作为效标效度,临床样本的情绪严重程度对情绪调节会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中经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筛查量表施测,抑郁和焦虑因子呈阳性指标。因此,本研究以焦虑、抑郁情绪作为量表的预测效标,以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 4 种基本的负性情绪诱发情绪调节困难状态,报道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一:用于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2016 年 5 月,在南昌市某高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被试,发放包含 21 个项目的初测量表,共发放问卷 210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95 份。其中大一学生 78 名,大二学生 117 名;男生 102 名,女生 93 名;理工科学生 106 名,文科学生 89 名。平均年龄为(19.99 ± 1.25)岁。样本二: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重测信度、效标关联效度及内部一致性检验。2016 年 6 月,采用方便取样法,经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筛查量表选出的严重心理问题和一般心理问题的学生,发放包含 15 个项目的正式施测量表,共发放问卷 237 份,有效问卷 226 份,其中大一学生 177 名,大二学生 49 名;男生 132 名,女生 94 名;理工科学生 143 名,文科学生 83

**【作者简介】** 刘奇勤(1987- ),女,安徽肥东人,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心理与咨询。

**【通讯作者】** 刘明砚, E-mail: lmfxb@sina.com。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7.10.041

名。平均年龄为(19.49±1.06)岁。

## 1.2 工具

1.2.1 情绪主观报告问卷 以主观报告的方法对视频诱发情绪的效果进行评价,参照靳霄的情绪条目的报告问卷,剔除无关的内容,形成包含悲伤、愤怒、恐惧、厌恶 4 个条目的情绪主观报告问卷<sup>[20]</sup>。按 Likert 9 点计分方式评分,0 分(一点也没有)到 8 分(非常强烈)。诱发情绪的视频材料分别来自《我的兄弟姐妹》(悲伤)<sup>[21]</sup>、《午夜凶铃》(恐惧)<sup>[22]</sup>、《圆明园》(愤怒)和《呕吐》(厌恶)<sup>[20]</sup>,视频长度分别为 257,169,248,49 s。421 名被试对 4 段影片的悲伤、愤怒、恐惧、厌恶 4 种情绪的情绪强度分别为(5.51±1.96)(5.67±1.95)(3.89±2.42)(6.97±1.60)分,4 段视频的愉悦度和唤醒度分别为(2.17±1.77)(4.66±1.84)分。

1.2.2 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Stat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S-DERS)<sup>[3]</sup> 经过英语和心理学专业翻译成中文版量表,然后再回译成英文版,与原量表内容相符。英文版的量表包括 21 个题项,4 个因子。其中有 5 个题项(2,6,11,16,19)采用反向计分。翻译后中文版量表 4 个因子分别为情绪状态接受度,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情绪状态清晰度。计分方式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计分,1 为“完全不符合”,5 为“完全符合”,量表得分的情况代表了情绪调节状态困难的严重程度。

1.2.3 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BDI-II-C)<sup>[24]</sup> 该量表用于评估被试过去 2 周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包含 21 个题目,每个题目为 0~3 级评分,量表总分为 21 个题目评分的总和,总分范围 0~63 分。根据贝克等原量表提供的划界分,总分 0~13 分为无抑郁,14~19 分为轻度抑郁,20~28 分为中度抑郁,29~63 分为重度抑郁。

1.2.4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Form Y)<sup>[25]</sup> 该问卷由评价两种不同焦虑类型的分量表组成,共 40 个题目,第 1~20 项为状态焦虑分量表(STAI-Form Y-I, S-AI),其中半数为描述负性情绪的题目,半数为正性情绪题目,主要用于评定个体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境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第 21~40 项为物质焦虑分量表(STAI-Form Y-II, T-AI),用于评定人们较稳定的焦虑、紧张性人格特质,其中有 11 项为描述负性情绪的题目,9 项描述正性情绪。

1.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筛查量表(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Scale, CSMHSS) 该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方晓义教授等负责编制(2015),共 96 个项目,分为 3 级筛查,共 22 个筛查指标。一级筛查为严重心理问题筛查,包括幻觉等严重精神病性

症状、自杀行为与意向 2 个指标;“2~3”之间属于一般心理问题,“>3”属于严重心理问题。二级筛查为一般心理问题筛查,分为内化心理问题和外化心理问题 2 类,其中内化心理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偏执、自卑、敏感、社交恐惧、躯体化 7 个指标,外化心理问题包括依赖、敌对攻击、冲动、强迫、网络成瘾、自伤行为、进食问题、睡眠困扰 8 个指标;“>3”属于一般心理问题。三级筛查为发展性困扰筛查,包括学校适应困难、人际关系困扰、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恋爱困扰 5 个指标。其中一级和二级筛查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的核心,而三级筛查主要反映学生心理困扰的来源以及提示可能的潜在心理问题。量表采用 4 点计分,1=“一点也不像”至 4=“非常像”。

1.3 实验程序 首先,将被试随机分成 27 组(每组 15~30 人),被试签署实验同意书。然后,让被试了解实验目的和程序。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如果产生不舒服的反映可以随时结束视频观看。同时,安排经验丰富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

为保证被试对视频材料的评定不受干扰,每名被试戴上耳机观看视频。情绪诱发的先后顺序:指导语(30 s)、空白(10 s)、4 种消极情绪,以拉丁方顺序放映影片。被试观看完每段视频后,立即进行评估,每段视频材料之间相隔 2 min。然后,进行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的填写。样本二被试需再进行 BDI-II-C 和 STAI-Form Y 的施测。

1.4 统计分析 利用 SPSS 21.0 进行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  $\alpha$  系数的计算,采用 LISREL 8.8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被试情绪调节状态困难得分情况 226 名被试的情绪状态接受度得分为(8.64±2.92)分,情绪状态清晰度为(4.14±1.60)分,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为(5.88±2.39)分,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为(9.28±2.97)分,总得分为(27.93±7.43)分。

2.2 项目分析 根据项目分析的要求,选取前后 27% 的分数设定为高分组与低分组。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所有项目得分在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均  $<0.01$ ),项目的区分度良好。进一步分析各项目与量表总分的关系,结果显示,各项目与 S-DERS 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374~0.654 之间( $P$  值均  $<0.01$ )。最后,分析各项目与其所在因子的相关,结果显示,各项目与对应分量表的相关系数 0.589~0.844 之间( $P$  值均  $<0.01$ )。

## 2.3 结构效度

2.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总数据库中,第一批被试(195 人)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法,经方差极

大正交旋转提取因子,对 21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在预期因子上负荷<0.4 或有多重负荷的 6 个项目(2,3,6,11,16,19 道题目),剩余 15 个项目。结果显示,  $KMO = 0.833$ , Bartlett 球度检验  $\chi^2$  值为 690.493 ( $P < 0.01$ )。表明该问卷各项目有共同因子,使用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旋转法抽取因素,生成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4 个,累计贡献率为 54.461%。

2.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二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 Liseral 8.80 软件,在 226 名被试中,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 4 因素一阶模型进行验证,结果发现,  $\chi^2/df = 1.45$ ,  $P < 0.01$ ,  $NFI = 0.91$ ,  $NNFI = 0.96$ ,  $CFI = 0.97$ ,  $PNFI = 0.73$ ,  $RMSEA = 0.046$ ,  $SRMR = 0.052$ 。此外, S-DERS 量表总分与情绪状态接受度、情绪状态清晰度、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及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93, 0.603, 0.777, 0.772 ( $P$  值均 < 0.01); 情绪状态接受度与清晰度、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及反应调节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39, 0.449, 0.417; 情绪状态清晰度与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97, 0.316, 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与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的相关系数为 0.435 ( $P$  值均 < 0.01), 表明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 4 因子模型,基本符合温忠麟等<sup>[26]</sup>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的拟合指数指标要求,模型结构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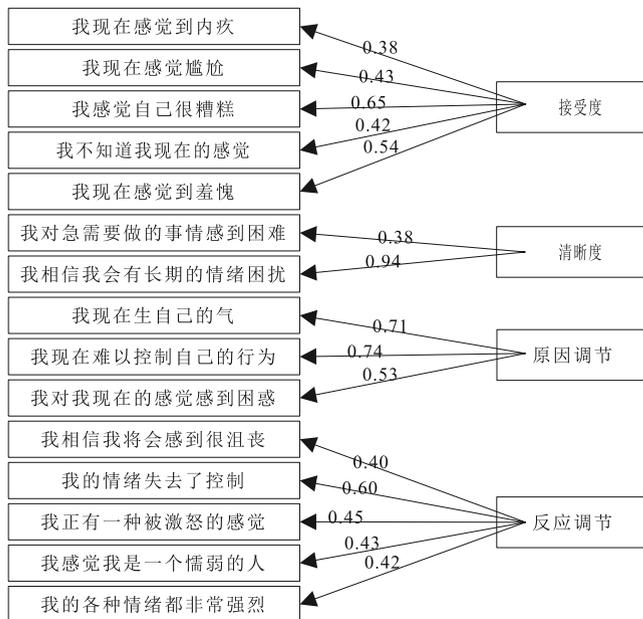


图 1 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中文修订版结构

2.4 信度分析

2.4.1 内部一致性信度 S-DERS 总量表内部一致性 Cronbach  $\alpha$  系数是 0.827, 4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分别是 0.806, 0.822, 0.859, 0.867。

2.4.2 重测信度 3 周以后,再次选取 51 名被试,并且被试均参加了首次测试。用 S-DERS 量表进行了重新施测,共收到有效问卷 48 份。S-DERS 量表总分重测信度为 0.797, 4 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539, 0.615, 0.747, 0.642 ( $P$  值均 < 0.01)。

2.5 效标关联效度 中文版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总分及 4 个分量表与 BDI-II, S-AI, T-AI, CSMHSS 得分均呈正相关。见表 1。

表 1 大学生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与其他量表测量得分的相关系数 ( $r$  值,  $n = 226$ )

量表	接受度	清晰度	原因调节度	反应调节度	量表总分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中文修订第 2 版	0.497	0.463	0.591	0.439	0.615
焦虑状态量表	0.475	0.453	0.572	0.501	0.610
焦虑特质量表	0.451	0.413	0.584	0.465	0.584
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筛查量表	0.359	0.291	0.429	0.291	0.421

注:  $P$  值均 < 0.01。

3 讨论

本研究中,将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施测于中国大学生群体,通过运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对 S-DERS 量表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间隔 3 周后,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97, 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0.539~0.747 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 $\alpha$  系数) 为 0.827, 各分量表在 0.806~0.867 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但量表部分分量表的跨时间稳定性相对较低。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 S-DERS 中文修订版包括 4 个因子,每个因子的实际结构与国外量表是有差别的,国外量表的 4 个分量表是情绪状态接受度、情绪状态调节度、情绪状态意识度和情绪状态清晰度<sup>[17]</sup>, 中文版修订的 4 个因子是情绪状态接受度、情绪状态清晰度、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在因素分析中,提取的因素与原量表有所不同。修订量表与原量表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1) 中文版的修订采用的是男、女大学生被试,国外的研究采用的是社区成年女性被试,其年龄范围跨度较大。男性大学生被试的介入可能导致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因子的差异性。(2) 由于引发情绪状态实验程序的差异性,国外研究采用的是 PASAT-C 实验程序<sup>[17]</sup>, 引起情绪压力而产生相应的情绪状态;中文修改版采用的是电影视频材料对情绪状态的引发<sup>[20-22]</sup>。(3) 问卷项目的变化,国外量表有 21 个题目,而中文修订版缩减至 15 个题目。修订量表减少了情绪状态意识度的题目,把情绪状态调节度增加为情绪状态原因调节度和情绪状态反应调节度。此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的被试包含男女,克服了国外研究中<sup>[17]</sup>的不足,国外 S-DERS 量表的评定只采用女性被试作为研究对象。中文修订版的量表具有较广的适用性。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由于 S-DERS 量表测试前,需进行情绪状态的引发导入,相对一般的心理测验增加了实验程序的复杂性。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出现了分量表的一个题目被因子解释后的残差是负值情况,是未来研究需要讨论和修改的地方。总体来看,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基本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能够有效测量大学生群体的情绪调节状态困难情况。

4 参考文献

[1] 窦凯, 裴衍刚, 王玉洁, 等. 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 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10): 1195-1200.

[2] 唐杰, 马颖, 郭勇, 等. 广东省中学生情绪管理与自伤行为的相关性[J]. 中国学校卫生, 2014, 35(7): 967-969.

[3] 王紫薇, 石国兴. 河北大学生情绪复杂性与情绪调节的关系[J]. 中国学校卫生, 2014, 35(4): 600-601.

[4] 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J]. Psychophysiology, 2002, 39(3): 281-291.

[5] 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in adulthood: timing is everything[J]. Curr Direct Psychol Sci, 2001, 10(6): 214-219.

[6] LAVENDER J M, WONDERLICH S A, PETERSON C B, et al. Dimensions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Bulimia Nervosa[J]. J Eating Dis Assoc, 2014, 22(3): 212-216.

[7] MA S E R, WILDES J E.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symptoms of anorexia nervosa: the unique roles of lack of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impulse control difficulties when upset[J]. Int J Eating Dis, 2013, 46(7): 713-720.

[8] GRATZ K L, ROEMER L.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J]. J Psychopathol Behav Assess, 2004, 26(1): 41-54.

[9] GRATZ K L. Targeting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lf-injury[J]. J Clin Psychol, 2007, 63(11): 1091-103.

[10] GRATZ K L, TULL M T. Emotion regulation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 in acceptance-based emotion regulation group therapy for liberate self-harm among women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pathology [J]. J Cognit Psychoth, 2012, 26(4): 365.

[11] BRANS K, KOVAL P, VERDUYN P, et al. The regulation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affect in daily life.[J]. Emotion, 2013, 13(5): 926-939.

[12] O'TOOLE M, JENSEN M, FENTZ H, et al.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high and low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an experience-sampling study[J]. Cogn Ther Res, 2014, 38(4): 428-438.

[13] TOMKO R L, SOLHAN M B, CARPENTER R W, et al. Measuring impulsivity in daily life: the momentary impulsivity scale.[J]. Psychol Assess, 2014, 26(2): 339-349.

[14] VELD D M J D, RIKSEN-WALRAVEN J M, WEERTH C D. The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responses in middle childhood[J].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12,

37(8): 1309-1319.

[15] ARMEY M F, CROWTHER J H, MILLER I W. Changes in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reported affect associated with episode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J]. Behav Ther, 2011, 42(4): 579-588.

[16] GRATZ K L, WEISS N H, TULL M T. Examining emotion regulation as an outcome, mechanism, or target of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J]. Curr Opin Psychol, 2015, 3: 85-90.

[17] LAVENDER J M, TULL M T, DILILLO D,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tate-based measure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the Stat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S-DERS) [J]. Assessment, 2015, 17(2): 73-84.

[18] 刘桂荣. 大学生负性情绪问题的文化调适研究: 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D]. 合肥: 安徽师范大学, 2014.

[19] PASCUAL-LEONE A, GILLESPIE N M, ORR E S, et al. Measuring subtyp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from broad behavioural skills to idiosyncratic meaning-making[J]. Clin Psychol Psychoth, 2016, 23(3): 203-216.

[20] 靳霄, 邓光辉, 经旻, 等. 视频材料诱发情绪的效果评价[J]. 心理学探新, 2009, 29(6): 83-87.

[21] 李芳, 朱昭红, 白学军. 高兴和悲伤电影片段诱发情绪的有效性和时间进程[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9, 7(1): 32-38.

[22] 李建平, 张平, 代景华, 等. 五种基本情绪心脏自主神经传出活动模式[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06, 15(1): 57-58.

[23] LAVENDER J M, TULL M T, DILILLO D,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tate-Based Measure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The Stat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S-DERS) [J]. Assessment, 2015, 17(2): 73-84.

[24] 杨文辉, 刘绍亮, 周焜, 等. 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在青少年中的信效度[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2): 240-245.

[25] 郑晓华, 李延知.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7(4): 219-220.

[26]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J]. 心理学报, 2006, 38(3): 448-452.

附: 情绪调节状态困难量表

指导语: 下面列出的是观看影片后的陈述, 请阅读每一个陈述, 然后在右边适当的圈上打勾来表示你现在最恰当的感觉, 也就是你此时此刻最恰当的感觉。没有对或错的回答, 不要对任何一个陈述花太多的时间去考虑。

条目	完全	不太	不	比较	完全
	不符合	符合	确定	符合	符合
1 我现在感觉到内疚	①	②	③	④	⑤
2 我现在感觉尴尬	①	②	③	④	⑤
3 我感觉自己很糟糕	①	②	③	④	⑤
4 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①	②	③	④	⑤
5 我现在感觉到羞愧	①	②	③	④	⑤
6 我对急需做的事情感到困难	①	②	③	④	⑤
7 我相信我会有长期的情绪困扰	①	②	③	④	⑤
8 我现在生自己的气	①	②	③	④	⑤
9 我现在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①	②	③	④	⑤
10 我对我现在的感觉感到困惑	①	②	③	④	⑤
11 我相信我将会感到很沮丧	①	②	③	④	⑤
12 我的情绪失去了控制	①	②	③	④	⑤
13 我正有一种被激怒的感觉	①	②	③	④	⑤
14 我感觉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①	②	③	④	⑤
15 我的各种情绪都非常强烈	①	②	③	④	⑤